

Chapter 1 夜色狂乱

“来一杯伏特加。”我对调酒师说。

“好的。请问小姐需要常温还是加冰？”

“加液氮。”

“好的。”

蓝色的伏特加瓶子。温和的纯净水。一小瓶盖液氮。完美的比例，混合成负二十度的饮料。

我接过杯子，喝下一小口。很棒，舌头快要冻裂的感觉。这样我才能微微感到一点寒冷。上周刚刚更新过的医疗分子迅速活动起来，挽救我濒死的口腔。它们会把我的口腔修理得洁净如新的。

“不错，”我说对调酒师说，“上次给我调酒的那个蠢蛋弄错了量，把一整瓶伏特加都冻住了。”

“荣幸之至。”他把脖子拉长，露出金属制的脖颈，鞠了个怪模怪样的躬。

“要一杯 70 度的二锅头。我是说温度。”下一个顾客走过来。

“嘿，我上周试过了，可不咋够味儿。”我说，头也不回地向着酒吧中央走去。

我从来没有搞懂过那群人到底在狂欢什么。但他们总是很开心。此刻大屏幕上放映的东西在我看来纯粹只是杂乱和愚蠢到极点的色块，一团混乱的黑色线条扭来扭曲，带着各种类似人体器官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开心，那些线条每一次颤动都引起他们的尖叫。酒沫子喷得到处都是，带着番茄酱和沙拉酱的诡异气味。

我瘫倒在我惯常坐的位置上，继续喝酒。温度大概回升到了负 10 度，舌头渐渐感觉不到寒意了。

该死。我关掉了医疗系统的乙醇分解功能。那就让我醉一会儿吧。

“Longlive Culthuhu!”一个带着章鱼头套的人在舞台中央用机械义肢跳起来两米高，大声呼喊道。这已经是我唯一能听懂的句子了。

“不灭！不灭！不灭！”一个脑袋套在公鸡头套里的人大喊。

“丹佛沙漠里的公共厕所万岁！”

“海明威的内裤！”

“不灭！”有人回应公鸡脑袋的呼喊。

“不灭！”他们大声欢呼起来。

“不灭！万岁！”于是他们为此干杯。我从来没有搞懂过他们到底是在为什么干杯。正如我从来没有搞懂过他们到底在庆祝什么。

“你说得对，不够味。”那个男人端着半杯冒着蒸汽的酒走过来，试图坐在我的旁边。他的头发涂成粉色，上身穿着一件花哨的衬衣，露出死白色的肚皮。

“滚。”我把酒杯砸在他的脸上。一地随玻璃渣子。见鬼，他的脸是金属做的。

“这个够味。”他摸摸脸，对我点点头，转身向正在庆祝的人群走去。

“拉斯维加斯的左轮手枪万岁！”他们又在干杯了。

我抬起手，蓝色的光投影在我的面前。我打开新闻版面。

Sarip 每日新闻。我从来没有搞懂这东西到底算不算官方网页，尽管它以我们的城市命名。

[Sarip 城首席代表与 Jexas 城首席代表在火星 Mars 城举行会晤]

[火星钻探持续取得进展，第一百二十一号矿井投入运转]

[翼龙的细胞质基因复原取得决定性胜利]

[“宙斯的情妇2”号探测器已降落木星表面，图像将于明日公布]

[“kiragalapilipala”演唱会将于下周日在 Sarip 体育馆举行]

[Brain1 遭受不明来源攻击，系统完好无损]

千篇一律。我划开民间论坛。Red Rabbit。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名字有什么含义，因为昨天这个网站给自己的名字还叫作 Countable Fish。

【17: 32 有人打算去新矿井祭祀吗？】

【17: 32 那帮富豪家的阔绰子弟已经干了。听说他们把三头荷兰奶牛和一台青铜鼎扔进了钻井。】

【17: 32 Brain1 遭受攻击！难道说大的要来了？】

【17: 32 呃呃，大的药来了。这新闻不是每天都有？】

【17: 33 又是哪个喝多了的无政府主义者干的吧。】

【17: 33 请不要污蔑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是超现实主义诗人干的】

【17: 34 你是说那帮往太阳能板上泼油漆并命名为‘动量涂鸦’的家伙？呃，也许还真是】

【17: 34 木星上会有宙斯的宫殿吗？我是说，他的肌肉真的很 man】

【17: 35 嘿！我的探测装置又收到太阳系外的信号了】

【17: 35 估计是你那两百年前的破天线故障了吧。】

【17: 35 出售木星表面照片，意外流出，真实未修改】

【17: 36 母龙肉和公龙肉的口感会有区别吗？】

【17: 36 翼龙可以成为合法交通工具吗？】

【17: 36 你可以试一下孜然加芥末加火锅油。你不会失望的。】

【17: 36 Brain 在看着你。Eyes。】

【17: 36 kiragalapilipala！我最爱的 Mita 小姐的演唱会！啊啊啊这次我会穿好纸尿裤的！】

一团垃圾。我疲惫地关掉了投影，走到吧台前。

“直接给我一瓶整的，伏特加。”我说。

“没开封的？我得到后面去取。”

“去吧。”我说，“来人了，我帮你招呼着。”

他耸耸肩，转身走进后面的房间。我无聊地打量着摆满酒瓶的一墙酒柜。

门口传来响动。我转过身。

“好久不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我转过头去。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黑色长发，黑色披风。脸庞凌厉，飒然。双眼直直地盯着我，像把手术刀。

见鬼。我明明关掉了乙醇分解功能。

“这里的气味儿可真有够受的。”她说，用脚把那一堆碎玻璃渣子踢开，坐在我旁边。

“Vates。”我说。顺手递给她常温的半瓶伏特加。

“怎么？”

“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四年，还是五年？”

“我忘了。”

“今天是星期一。我记得你走那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二。”她说。见鬼。终端上显示今天是星期二。

“你喝多了，Lesogot。”

“别管我。”

“你回来干嘛？”

“有点事要办，”她端起烈酒喝了一口，狠狠地咳了出来。“靠，你什么时候改喝这么烈的酒了？以前在宿舍里你不是连7度的鸡尾酒都能喝醉？”

“忘了。”我说。“什么事？”

“明天告诉你。”她说。

舞台那边又是一阵躁动。一桶酒被抛开在空中，一个带着粉色头套的家伙端着一把狙击枪精准地命中了桶的中心，紫色的酒液泼洒在空中。人群贪婪地张着嘴往上跳。

“巴雷特。这地方的违禁品还真不少。”她说。

“毕竟人们出于‘隐私’考虑关掉了 Brain1 的大部分监视功能，但是又因为有 Brain1，他们忘记了人类也是可以监视自己的。我打赌那个舞台上的人里会有本该在信息中心当安保的人。”

“你说得对。我想一定有。”

“那你还会走吗？”我把话题拉回来。

“可能会停留几天，”她耸耸肩，“具体多久还没定。”

“我还是没想明白当年你为什么离开。”

“我不是告诉过你很多个理由了吗？”她说。

“因为你不喜欢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的食物；因为你讨厌‘把白天变成黑夜又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巨型太阳能板；因为你害怕海边的核聚变设施会爆炸……我一直觉得你受了那些诡异的阴谋论不少的影响。”

“这些都是理由，只不过只是一部分。”她说，“我现在才弄懂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当年我离开时，我并不明白行动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

“因为我想看星星。”

我气笑了，狠狠地灌了一口酒。“还是和以前一样。我觉得你会和那些刚刚被拘留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们有共同语言的，现在他们正因为蓄意破坏能源设施在治安中心吃免费午餐。”

“离开的人那么多。你有弄清过每一个人的理由吗？”她说。的确。那时每天都有人消失，甚至好几个已经取得进入科研中心资格的人。Vates 是在星期五的晚上离开的。那天我喝醉了。

“可我只关心你。”我说。我呆呆地盯着她。我想起她离开后的宿舍。空荡荡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开灯，在柜子里摸索着酒瓶，第一次尝试了烈酒的滋味。

酒意上涌。某种陈年的激情忽然翻涌起来，拖着我的脸凑到她的身旁。

“你还是变了些。”我轻轻抚摸她的脸庞。原本精致的容颜上多了一道浅浅的划痕。当年细白娇嫩的皮肤已变得粗糙，泛着故纸张般的浅黄色。

“抱歉。”她拉着我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有新的恋人了。”

“这样啊。”我说。我缩回自己的位置上，又喝了一大口。

“送送我？”她看看时间，站起身。“六点了。我还有事要办。”

“好啊。”我说。我陪着她走到门口，打开叫车服务。不出半分钟，一辆白色的汽车已经停在酒吧门前。伟大的 Brain1。城市的掌管者，服务每一个人。Brain 公司这样描述他们的作品。

Vates 跨上车。“把你的地址给我吧。明天我说不定会去找你。”

“KF 区 13 号楼，72 层。”

“好的。再见。”她向我点点头，关上车门，消失在转角处。

我抬起头。天空还是一样的黑色，笼罩在巨型太阳能板中。

Chapter 2 Milk Inside A Bag Of Milk Outside A Bag Of Milk

我醒来时，想起 Vates 今天可能会来访。我应该多少为午饭准备几东西。我打开终端，试图调出餐饮服务界面。

[Brain 系统无响应]

我愣了愣，揉了揉眼睛。刷新。

[Brain 系统无响应]

重启。

[Brain 系统无响应]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看向窗外。每一扇窗都灯火通明，露出无数茫然的脸。各种各样的噪音响起，尖叫，哭泣，呐喊，破碎声，椅子拖拉地板的声音。一切如此嘈杂。

[Brain 系统无响应]

[Brain 系统无响应]

[Brain 系统无响应]

我更换网址，打开论坛。幸好，网络仍然正常运转。

【置顶：Brain 系统于 06:00 进入无响应状态。原因暂未查明】

【置顶：他们来了】

【06:31 他们干的。他们怎么做到的？】

【06:31 昨晚我在酒吧里见到过信息中心的安保人员。所以，我猜这不难办到】

【06:31 大的来咯!!! Happy!!!】

【06:31 抠1送 Brain1 号尸体】

【06:31 复活吧，我的 Brain1!】

【06:31 见鬼，罐装人们该怎么办？】

【06:31 我爸刚从罐子里醒过来。他似乎很暴躁】

【06:31 上帝撒旦啊！我的祈祷应验了！】

【06:31 这货是什么时候从局子里放出来的？】

罐装人。选择把意识交付到 Brain1 系统构建的虚拟空间中生活的人。每个人都有分配的内存额度，在额度用尽之前，每个人都是虚拟空间中唯一的神明。泡在营养液里，占据了这座城市 90% 以上人口的人极大地减少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消耗，换来极度的欢乐。双赢。城邦议会不仅对每个罐装人免费提供设备以及维护，还有额外补贴。而现在 Brain1 系统无响应，他们苏醒了。

【06:32 他们来了。我看见坦克了】

【06:32 Brain 在看着你。至少 Mars 在看着你】

【06:32 笔直地朝着信息中心去呢】

【06:32 大的来了！大的来了！大的来了！】

【置顶：本网站的管理权限已移交至地球抵抗阵线第七军。】

【置顶：Brain 系统的虚拟世界功能将于 06:40 分恢复，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接管 Brain1。】

一片放松的声音响起。

看，对 Sarip 里 90% 的人而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短暂地被迫苏醒了 40 分钟罢了。
什么政局变化，什么军队进驻，那重要吗？

【06: 33 该死。我的存档不知道还在不在】

【置顶：一切活动暂时照旧。新城邦议会将于明日举行，详细信息稍后发布。】

【置顶：关于新城邦会议的安排】

我正要点开，终端忽然跳出提示：

【您有新的访客。】

多么陌生的字眼。自这个全面智能化以来，我还从未看到过这条提示。

【开门】

Vates 走进来。清晨到访，的确有她的风格。

“你加入了抵抗阵线啊。”我说。

“嗯。”她点点头。

“昨晚就是为这个进城吧？”

“嗯。”她点点头。

“Brain 系统是你关掉的？”

“别问了，”她说。“我不是因为这些来找你的。”

“可你还穿着军装。”她穿着一身军绿色，活像从上上个世纪的照片里走出来似的。“看来复古在你们那里很流行。”

“所以我来找你换衣服了。我知道你会留着的。”她说。

“Vates 你真他妈是个混蛋。”我说。但是我还是顺从地走到衣柜边，打开最底下的柜子。那是 Vates 走的那天留下的。

“你说得对，我是个混蛋。”她走到柜子边挑出两件。那是她以前就喜欢穿的。白色的衬衣，绣着好看的蕾丝花纹。黑色长裤，朴素，勾勒她笔挺的线条。简单，无繁饰。短短两分钟，她就变回了我最熟悉的模样。只是面容上岁月的痕迹怎么也难抹掉了。

世界已经安静下来。那些罐装人应该已经乖乖地躺会了自己的罐子里。

“我们可以好好地说话了，”她对我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上级给我放了长假。”

她坐在床边，松了松头发，抖了抖上衣，把全身都弄得蓬蓬松松的。五年前那个 Vates 好像回来了，那个每天要喝上一瓶酒写满一页诗的女孩。那个拖着我在夜间游荡的女孩，那个指着天空破口大骂太阳能板的女孩。那个嘴唇软软的女孩。那个身上香香的女孩。她给我讲过星空的辽阔，讲过大海的深邃，历史的厚重。可惜我从未真正听懂，我太平凡，太普通。

好多的回忆。我多久不曾想起这些往事了？它们却又顷刻找上了我。

“想什么呢？”她倒在床上把脸朝着我，松软的长发乱糟糟地压在下面。

“这几年过的怎么样？”

“还不错。”她说。

“地里长出的粮食真比空气合成的好吃么？”

“挺好吃。不过也没有太夸张。”

“你还写诗吗？”

“偶尔。”

“给我讲讲那边的生活，”我说，“多讲讲。”

“我最先抵达的那个基地离这里并不远。在 Sarip 的郊外，草木丛生的上个时代的废墟旁。我们用那些遗留的设施重建了部分工业，保障基本的工业必需品。这只是我们全球的基地网络中的小小一个。

“我们的情报人员从各大城邦带来最新的消息。我们的足迹遍布五湖四海。我们没有网络，书写记录都是靠着纸和笔，效率不快，但是很让人安心。我们的理论水平并不落后于城邦中的人类，只是无法与 AI 相比。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人重新踏上土地。他们种粮，看着稻子从青绿变得金黄，再用双手收获。唱歌，跳舞，音乐，诗歌，戏剧，绘画，天文，地理，物理。朴素的生活。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所有爱好都被尊重。没有阶层，我们自由地恋爱，自由地繁衍，大地那么平坦，田野那么广阔，星空那么悠远。

“我们修建起各种各样复古的建筑，过着复古的生活。我们像是 19 世纪的人类，除了少量现代工业的介入。我们定期举行音乐会，定期举行舞会。稻子收获时，大家围在篝火旁，火堆能点起几米高，红色的星星点点向空中飘去。奔走于各个基地之间的人员也会停下匆匆的步伐，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

“我们劳作，忙碌，但我们又悠闲。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亲近山野，躺在草地上听几个小时的虫鸣。我记下了小溪中流水的纹路。我们把白色的野花编制成花环，戴在心仪的人身上。我们享受爱情。我们大声地哼唱幼稚的歌谣，并不因此害臊，但我们也欢迎钢琴的伴奏。

“最关键的是，那里有天空，有星星。夜风吹拂，我可以躺在草地上，轻轻地滑进遥远的梦乡。”

“真的吗？”我问她。“从未成功的社会学实验被你们实现了？”

“真的。”她调皮地眨眨眼，“不过是短暂的。”

“但是我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了，”她说。“发生了些事。总会有人厌倦。丢下锄头，丢下画笔。钢琴落灰。粮食也慢慢地不够。然后政府就回来了。或者说应该，其他基地的政府找上了我们，而我们也开始需要政府了。财富又回到个人手中。后来又建立了军队。每个人一时又都那么热血沸腾，竞相入伍，”她自嘲地笑了笑，“包括我。好像大家聚在一起，玩够了，又对城邦继续不满了。”

我翻开她的袖子。一串代码清晰地印刻在手臂内侧：231312343424325。而我的代码是 231312343424326。这表明我们是流水线上相邻的两个婴儿。正是因此我们从小住在一家养育机构，一直在一个宿舍相处。

“你看，这就是诅咒。”她说。“逃不开的诅咒。”

“他们在城外继续工业化。他们甚至找到了第三帝国留下的设施，几千辆完好的坦克停在冰冷的地窖里。我们武装起来了。我们的组织有名字，地球抵抗阵线，要去解放被奴役的城邦居民。

“最后，大家发现，虽然开始的时并不清楚，但现在大家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梦想、激情、叛逆，都可以统一在一条愚蠢的理由下：我们都是保守派。

“我们只是想开历史的倒车。”她说。“我肯定城邦中的理论界发表过无数篇把我们剖析得鲜血淋漓的文章。”

“哦，我从来不看理论，”我说。“我只要一看就会睡着。”

“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她笑起来。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她说，“怎么就变成了新势力和旧势力的战争呢？不该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卷进什么战争。发生什么了呢？”

Chapter 3 La mer

发生什么了呢？是啊，发生什么了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漫步在海边。中午十二点，一片漆黑。悬崖上的射灯远远地照向沙滩。一切那么安静。什么也没有改变过。90%的人还是泡在罐子里。

“愚蠢透顶。” Vates 站在海边说。她捡起一块石头，奋力一挥，在海面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Ilovia 跟在我们不远处。她就是 Vates 说的新女友。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下身是轻盈的白色碎花裙子，走起路来飘飘晃晃。她看起来就像草地上那种蓝色的小花儿，被天空和白云养大。

“你是个混蛋，”我说。“你怎么蒙骗人家的？”

“我们在篝火晚会上认识的，” Vates 说，仍看着大海。“那还是最初的那段日子，还没有该死的军政府的时候。她那天格外精心的打扮，跳起舞来又格外生疏，一圈能踩到好几个人脚。后来她在火堆旁眼巴巴地望着跳舞的人群，又不敢再去邀请谁，于是我就忍不住去逗弄她了。”

“你是个混蛋。”我说。

“后来我们的基本被地球抵抗阵线纳入了辖区。政府要求我们选择职业从事生产。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写诗，还很蹩脚。最后稀里糊涂地，我们就一起入了伍。”

她又捡起一块石头，砸进海里。“好像我干得还不错。你看，这次这么重要的任务也是我完成的。上级还蛮赏识我的。”

Ilovia 沿着沙滩上的石头蹦蹦跳跳，裙边翻飞。

“可是，愚蠢透顶。” Vates 说。“该死的，我到底在干什么？”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问。“我还是没搞懂你当年为什么离开。你的确过上了几个月美好的生活。可后来的生活不是还不如这里么？你又为什么不找机会回来呢？Sarip 并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拒绝你的归来。Sarip 不关心任何人。”

“我离开是因为，”她说，“在这里，我们忘记了星空。”

“我们登上了火星。我们登上了金星。不出三年，我们会登上木星。”我说，“而你觉得，我们忘记了星空？”

“Lesogot，”她看向我，“我们忘记了星空。星空不是火星，不是木星，不是金星。星空是星空，遥远的星空，清冷的星空。星空是诗的故乡。我们忘记了星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说。“那你他妈当时为什么不回来？在外面的生活已经变质之后？你要知道，你并不孤独。”我搓搓手，“有很多和你相似的人，她们从未选择过离开。也许我可以算一个。还有那些应该已经放出来了的超现实主义诗人。那些住在下水道里靠碰瓷清洁机器人为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那个酒吧里大半的人，”我说，“你为什么不回来？”

“都一样，”她耸耸肩，“Ilovia 也这么觉得，都一样。”

Ilovia 正坐在一块海边的巨石上，对着夜空唱歌。对不起，是对着正午的太阳能板。她沉默了片刻。“也许，你是对的。而我只是，愚蠢透顶。”

“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社会？”我问。“这里不是已经走到共产主义的边缘了吗？要是你放得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和担忧，躺进罐子里，就完全已经超越共产主义了。谁又知道现实世界是不是上帝的计算机呢，这个都被谈论烂掉的他妈的话题我不想重复了。”

“可是我们忘掉了星空。”她说。

“我也快要忘记星空了。”她说，抬头看着太阳能板。不，那是夜空。那是夜空吗？

“你还写诗吗，Lesogot？”她问。

“我不写了。”

“你现在每天做什么呢？”

“喝酒。”

“还有呢？”

“看别人喝酒。”

“还有呢？”

“看别人用狙击枪把酒桶打爆，然后喝酒。”

“愚蠢透顶，你这个混蛋。”她说。

“让诗人都去死吧。”我说。

Chapter 4 Sarip No Invita A La Logica

现在，我们漫步在 Sarip 国家艺术中心，或者人造垃圾陈列馆。

你从进门的大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大厅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展柜，精心地保存了一堆不明所以的垃圾：精神病院患者用不可名状的材料创作的画作、一堆断掉的雕像的残手残脚、穿破的胶皮鞋、空啤酒瓶、各种材料拼凑的诗句、小学音乐课本、一张早已被淘汰的显卡、长满锋刺的避孕套、日光灯管、两个在高温下扭曲变形后镶嵌到一起的时钟……无数我难以形容的垃圾堆在一处。

“他们应该找一群猴子坐在打字机前，二十四小时不停把打出的内容展示给观众们看，然后命名为当代先锋艺术。”我说。

“小姐，您说的是二楼 B1 展厅的内容。”工作人员微笑地回应我。去他妈的。

我从未理解当代艺术。

第一个展馆的主题叫做“体验”。没有两次艺术经验是相同的。艺术是去体验的，艺术是生活。门口的告示牌大概是这样说的。

于是我们走进这个漆黑的展馆。我似乎踩到了什么。忽然想起尖厉的鬼叫声，混杂着各种意义不明的呼号。Ilovia 吓了一跳，紧紧地靠在 Vates 的怀里。我们赶紧往前走出了这个破展馆。

“破烂。还不如上上个世纪的鬼屋。”我说。

“我不这么认为。”Vates 说，抱着 Ilovia 向我炫耀。

“你运气不好，”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声音是随机的。大多数人听到的是梵文的咏唱，佛经的真言或是拉丁文的朗诵。很多人都说他们在里面重新把握到了真理的方向。”

“你不懂艺术。”Vates 对我摇了摇手指。“先锋艺术从未死亡。”

“你是个混蛋。”我说。

第二个展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展厅里会摆着一个养鸡场。我实在无法忍受鸡粪的恶臭，直接略过了这个展馆。

“我天真的以为，”我说，“他们至少会在这里摆上一些具有‘先锋价值’的画作。比超现实主义抽象一点的，或者无论怎样的，至少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而表达了‘先锋’的东西。”

“难道你敢想象养鸡场和猴子打字员？”她问我。她说得对。

第三个展厅。这个展厅属于一位基因工程师，我实在不想回忆我究竟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看，你要的突破想象。”Vates 对我说。

“你还是先安慰 Ilovia 吧。”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正扶着垃圾桶呕吐。

二楼的 B1 展厅里，猴子们已经学会了用香蕉砸游客。艺术馆认为这是“体验”的重要一环，于是拒绝加细栏杆的宽度。显示屏上是猴子们的杰作：

【啊对该 i 不是单纯 fuisGFAJKNV】

【那偶我都以为彼此间的是 v91 一二次报销】

【opuq894yhbcOECMOWNC】

哦，见鬼。下次他们应该给猴子的键盘装上更多的语言，这样它们就可以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了。

最后，我们来到展厅的顶楼。

这里只放了一块光秃秃的墓石，没有铭文。我绕着它看了一圈，仍旧什么也没有。

“它的修建者什么也不想说，他认为艺术死了。” Vates 说。

“你怎么知道？”

“我认识他。” Vates 说，“在我们那个基地里。他已经病死了。他曾经是先锋艺术的领军者。和 AI 对抗了十几年？还是几十年？”

“可是后来他发现，他创作一首先锋诗作的时间，AI 能够写出 200 首诗，从拉丁文到夫尼吉亚语，从古典史诗直到最前沿的胡言乱语，每一首都是最上乘之作。他去画画，AI 同样能以在 20 个大师的风格严谨地进行 20 张古典绘画创作的同时，画出一系列连他都惊叹的先锋艺术。

“他走进雕塑，走进音乐。不断地更换。行为艺术。人体艺术。最后，他的艺术变成了我们已经看过的那些展馆里的类似物。最后，他觉得 AI 已经埋葬了艺术，于是离了这块碑，离开了。”

“那你认为呢？”我说。

“我不知道，” Vates 说。“我可以安慰我自己说，诗扎根在生命中，它们可以创造，但只有我们读懂。它们只是电信号。但我们也只是电信号和化学信号，还是极大的劣化版。为什么我们就读懂艺术呢？”

“所以，”她说，“我们忘记了星空。”

“追寻诗意也就是在追寻虚无。” Ilovia 说。“我一直这么对你说，Vates。”

“可是我看见过星星。我忘不掉。” Vates 说。

“你需要的只是一打血清素，一瓶伏特加。”我说。

“愚蠢透顶，你这个混蛋。” Vates 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走吧，这里不欢迎我们。我们太落后太愚蠢了。”

于是我们向艺术馆外走去。

我们踏上马路时，正好碰到一群人在庆祝 Sarip 的政权改变。这实在是令人惊讶，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新城邦议会明天才召开，” Vates 说，“我想上面那帮老古董以为人们会用今天来庆祝，就像巴黎解放时一样。但看起来他们得失望了。”

那群人开着几辆用油漆喷洒的不成样子的车，以至少 200 码的速度在艺术广场上来回。从这头奔向那头，音响轰鸣，其音乐的内容大概类似于把一千根粉笔按在黑板上摩擦，诸如此类。几个人被他们簇拥着举在车顶，带着一些写满了不明所以的标语的帽子。

“见鬼，是那几个超现实主义诗人。”我说。这帮畜生阴魂不散。这群不知哪儿来的人大概是把这帮诗人当成了反抗的先锋。地球反抗阵线的几辆坦克停在广场边缘，冷眼看着这一切。

“愚蠢透顶。” Vates 说。Ilovia 欢快地把一个花环戴在 Vates 的头上，那是她从 B3 展厅摘来的，展厅的名字叫做‘分解’，放置了一栋倒塌在荒野中的二层住宅。

她们牵着手，一起向停在广场边的坦克走去。

Chapter 5 Quis est ego

第二天，我从床上爬起来点开论坛时，发现昨天的所有置顶都已经消失了。今天，这个论坛的名字被更换为 Non-existent Parliam。真见鬼。

【06: 31 真他妈帅啊】

【06: 31 抠 1 复活地球抵抗阵线】

【06: 31 出售希特勒时代的坦克，具有浓厚历史价值】

【06: 31 回收废铁，5 毛一斤】

【06: 31 大的什么时候来啊？】

【06: 31 大的要来了！大的要来了！】

【06: 31 地球抵抗阵线感谢火星老板们送的飞机和火箭！】

【06: 31 大的来了，大的走了。来或者走，大的就在那里……】

【06: 31 复活赛什么时候开打？】

【06: 31 Brain 在看着你】

.....

火星上的舰队开了回来，很轻易地解决了叛乱。就这么简单。

我点开 Sarip 每日新闻。我仍旧不知道这是否是官方网站。

只有一条新闻还与昨天有关，告诉我那不是个梦：

[地球抵抗阵线的叛乱已平复]

然后，

[Sarip 与 Jexas 城友谊长存]

[木星表面照片公布]

[人造翼龙将于下个月进入动物园]

[“Brave Shiteater” 艺术展览将于下月举行]

什么都没有发生。关掉手机前，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条视频，而查不到发件人的任何信息。

我点开来。

原来 Vates 死了。死得那么简单。三颗狙击子弹命中的她的身体，把她炸成了一朵血花。她死在海边，被浪花冲得干干净净。

没有 Ilovia 的消息。也许她跳进大海，游走了。

对于 90% 的人而言，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只是在罐子里又过了一天，或者很多天。

什么都没发生。

我走进酒吧。

“一杯伏特加。”

“加冰还是常温？”

“加液氮。负三十度。”我说。

然后我尝了一口。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

我一饮而尽，摇摇晃晃地向家里走去。

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一点儿小毛病：那就是我再也感觉不到温度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下次，当我想喝酒的时候，我还可以割开血管痛饮一番不是吗？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全文完）